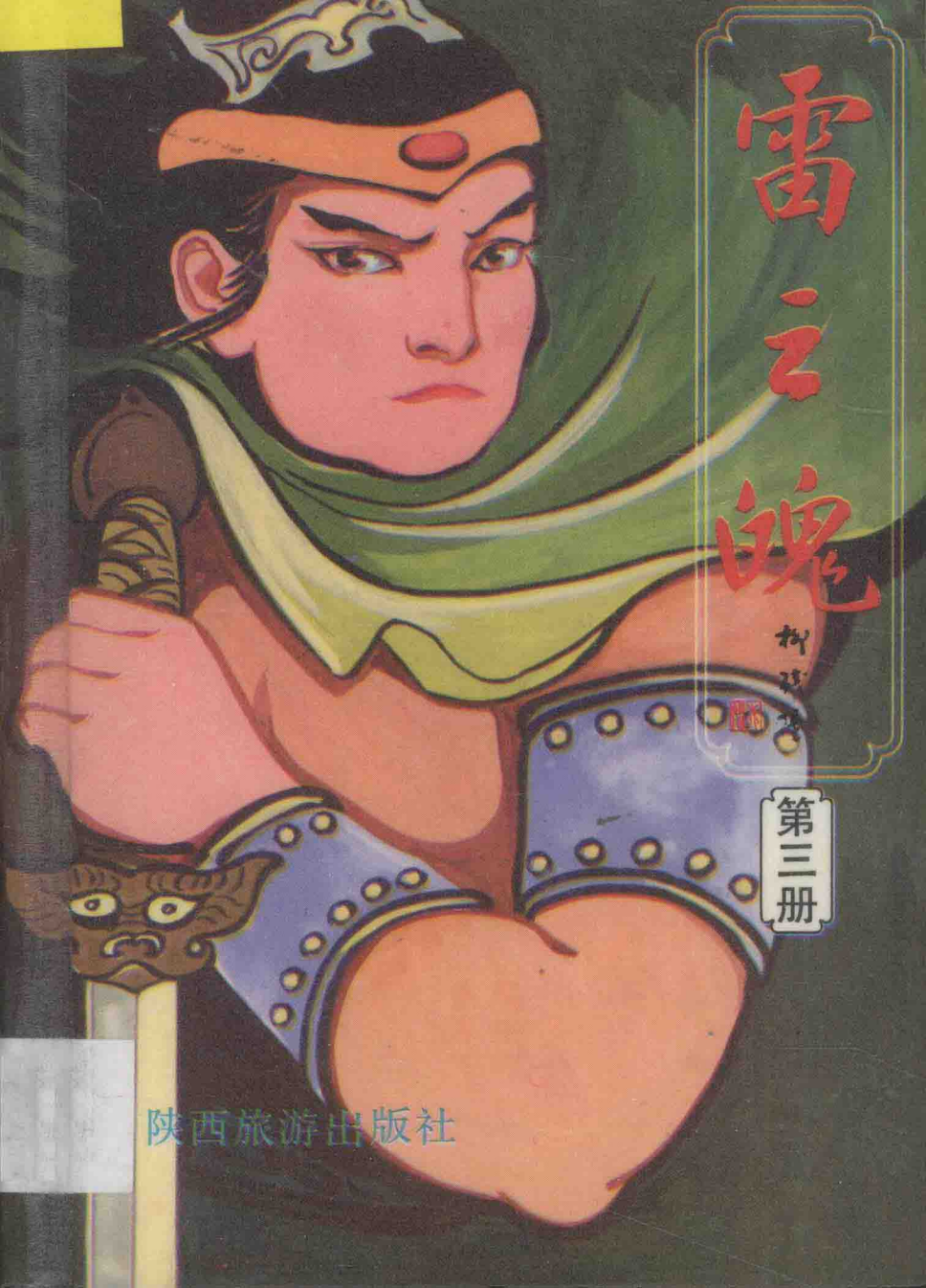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warrior with a fierce expression, wearing a green and yellow scarf, blue armor with yellow studs, and a crown with a red gem. He is holding a sword with a dragon-shaped hilt. The background is dark green.

雷之魂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者

柳

林

画

于

作

雷之魄

柳 残 阳

第三册



十五、天若有情天亦老

混濯的汗水早就浸透了太上君的重重衣衫，他的两支鼻孔急速翕合着，一边拼命想突围，边破口大骂：“老子……豁了去了……你们有种的……就他妈下手好了……老子宁可拼了这条老命，也不会皱……他妈的眉头！”

这时，卫浪云哈哈大笑道：“光叫你皱眉头是便宜了你，老狗今天卫大少说不得要好生抖漏抖漏你，叫你尝尝为虎作伥的滋味！”

暴叱突起，古独航贴地扑进，蟒皮鞭打着唿哨卷缠扫舞，有如遍地的蛇影在窜击，太叔上君运笔力挡，而卫浪云的银锤已“哗”声猝响，锤头飞击而来！

早已弄得头晕眼花，气喘如牛的太叔上君，骤觉强风袭面，慌忙中坚笔猛磕，而锤相触，“当……”的一记震天价响，固然太叔上君已将卫浪云射来的锤头荡开，但自家也被反弹之力往后一晃，刹那间，古独航已暴挥九十七鞭，狂也似自九十七个他不同的方向卷来！

于是——

手忙脚乱的太叔上君也就豁了命的遮拦挡着，但他的双笔虽快，却比不上古独航一阵子的锐势，眨眼间，这位‘铁血会’的大当家便挨上了三鞭，痛得比火烧屁股似的

“噉”“噉”蹦跳，早已蓄阵以待的卫浪云更不会放过这大好的机会他右臂猛挥，“哗”的暴响，锤头带着绞链闪电般射去，又准又狠的一下子砸在太叔上君的腰眼上，只听得一声杀猪似的干嚎，太叔上君若半座铁塔的身体便一个踉跄踉倒于地！

“哎呀！”

狂吼着，太叔上君踉倒的瞬间仍然意图挣扎，他双笔狠狠柱地，借一声吼叫，正待跃起，古独航的蟒皮长鞭业已卷上了他的脖头，用力一抽，又将这位“鬼头判”扯了个溜地滚！

这一下，太叔上君可是再也狠不起来了，四仰八叉的仰卧在那里，大口大口的吐着气，一双粗重的“判官笔”也抛出了老远，那模样，就有如一头累瘫了的牡牛：“劈啪”一声脆响，古独航的鞭梢在半空抖了一下，飞快盘旋着收了回去，他踏一两步，微喘着“姓太叔的，你没有威风可使了？”

全身上下几乎没一处不酸，没一处不痛，尤其是腰眼的部位，简直就痛得连那左边的肌肉全身痒了，太叔上君用力瞪着一双牛眼，强忍胸膈间的翻腾血气，咬牙切齿的沙着嗓音咆哮：“以众……凌寡……算什么……英雄好汉？！”

凑近过来，卫浪云笑道：“那是跟你们学的，我的太叔祖师爷，你也不用在这里硬撑清高，开窑子的别瞧不起当婊子的，你还能说你是另外一个调调？”

骨骼却象被折散了，太叔上君喘着粗气叫：“你休要……得意……小兔崽子……你们暗算得了我……却无法将我……的伙计们全部暗算了……会有人找你们……讨债的！”

卫浪云冷兮兮的一笑，道：“太叔上君，你就等着你的那

批狐群狗党来向我们讨债吧，只不过，我怀疑你的伙计们还剩多少？”

古独航插口道：“少主，先废了这头老狗再说，他及他的‘铁血会’是‘皇鼎堡’下在的头号爪牙，决对轻饶不得！”

太叔上君口沫横飞的吼：“古独航你休要在那里不可一世……眼前论胜负还早了点！”

冷厉的，古独航道：“早与晚对你来说全无分别，太叔上君，边一场武林争纷，你扮演的角色就到此为止了！”

卫浪云也笑吟吟的道：“更进一步说，太叔老先生，你这一辈子在江湖上所扮演的角色，也同样到此为止了，戏终啦……”

“咯噔”一咬牙，太叔上君恶狠狠的道：“杀剧凭便……你们以为能唬住老子……你们就是做梦！姓太叔的别的没有……就有一身硬骨头！”

“呸”了一声，古独航痛恨的道：“太叔上君，你用不着充能了，你看我有没有法子将你这一身狗骨头先拆散？你及你的那群爪牙，双手染满‘蝎子’弟兄们，身上背负着无数‘蝎子’弟兄们的灵魂，你们用血来洗我们心，我们就也要用血来索你们的命！”

太叔上君一昂头，嗔目大叫：“老子不含糊！”

一侧，卫浪云不愠不火的道：“总掌旗，你先别激动，你越激动，姓太叔的也觉得他能气着你，没关系，咱们慢慢来收拾他，他不含糊，咱们还含糊个鸟？”

太叔上群眼里似能喷出火来般咆哮：“卫浪云你这个小畜生，奸妄小人……”

吃吃一笑，卫浪云回头朝窗里叫：“皮四宝呀，你过来一

下……”

很快的，皮四宝的脑袋从窗口伸了出来，他呲着牙道：“前面院里，我们一共还有几多弟兄？”

皮四宝算了算，道：“约摸二十个左右吧，还有三五位恐怕如今业已断气啦……”

卫浪云道：“能动的有几个？”皮四宝道：“还有十余名。”

抿抿唇，卫浪云道：“调四个人过来，要能动得了的。”

不多问皮四宝掉头去了，片刻后，四名血污满身，神色疲倦的‘蝎子’弟兄已经到来，卫浪云瞧着他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的伤痛，关怀的问：“能挺得住么？哥们！”

四人中一名络腮胡子躬身道：“少主放心，小的们还能再和那些王八羔子拼一场！”

点点头，卫浪云道：“好！不过眼前的差事没这样严重，更进一步说，非但不严重，尚是轻松有趣的乐子呢……”

络腮胡子迷惘的道：“轻松有趣的乐子？”

卫浪云道：“不错，稍待一会你们就知道。”

地下，躺着太叔上君沉不住气了，他大惊道：“卫浪云，士可杀不可辱……你他妈，要就干脆地给老子一刀……若是你要羞辱老子……看老子不操翻你祖宗八代！”

卫浪云大笑道：“如果你过完了瘾还能骂得出口，太叔上君，卫大少就任你骂！”

这时，络腮胡子小心的问：“敢问少主，可是要小的们侍候太叔上君这老王八蛋？”

卫浪云颌首道：“一点不错！”

顿时磨拳擦掌，精神抖擞，络腮胡子兴奋的道：“少主，你老吩咐吧，要怎生收拾这天杀的？开膛破肚，拨毛剥皮，剜

眼刷心！任是那一样！”

卫浪云闷闷的道：“慢慢来，弟兄，慢慢来，咱们别心焦，一样一样给他享受！”

说着，卫浪云又招手叫过古独航，向古独航咬了片刻耳朵，古独航立即转身，手中蟒皮长鞭暴飞“啪”的一记，业已又准又快的点住了太上君的“软麻穴”！

怪叫一声，太叔上君吼：“好杂种……竟然制住老子穴道！”

搓搓手，卫浪云道：“制住你穴道算什么？太叔祖师，下面跟着来的还有比制住你穴道更叫你高兴的事儿呢？”

一扬头，他又道：“来人哪，给我脱掉他的靴子！”

于是，四名“蝎子”大汉插好“青月刀”，如狼似虎的扑过去，三扯两拉已经把得不能动弹，形同瘫痪了的太叔上君一双黑缎高统长靴扯了下来！

瞧了瞧那双宽有两拳，长几近尺的硕大靴子，卫浪云不禁摇头道：“妈的，这双靴子就可以当船驰了！”

“请示少主，下一步要怎么办？”卫浪云笑道：“你们四个人分成两边，一边折住他一条尊足，一个人抓牢，另一个人找了根鸡毛鸭毛什么的玩意来搔他的脚板心！”

四名大汉似乎齐齐一怔，卫浪云见状道：“别以为这种法子不够狠，等一会你们就晓得其中的味道了，我是过来人，深知这套法门的妙用！”

两名大汉立即转身去找东西，另两个人则老实不客气各自将太叔上君的一双脚紧紧抱住，使脚板心朝前！

半晌，专找东西的两个人匆匆回来，每人手中业已拿着一根鸡毛羽，在卫浪云颌首示意下，两位仁兄便有板有眼开

始在太叔上君那双五指箕张的巨足足心上搔动起来。

起先，太叔上君还咬牙硬挺，慢慢的，他的面孔肌肉颤动起来，唇角也一下一下的抽搐，又过了一会，他忍不住身体扭曲，可是，因为他的穴道受制，也只是能做幅度极小的扭曲罢了：渐渐的，他终于忍不住笑了：“嗯，嗯……哈，哈哈……”

“嗽……嘻嘻……哈哈”

本来是尽量压住的干笑，但是，慢慢就变成了大笑，甚至笑得眼泪也流了出来。

这时，搔动他脚板心的两名大汉更越发迅速的将手中鸡毛指搔得有劲了。

双臂环胸，卫浪云道：“看他笑得多么愉快。”

古航独忍不住也笑道：“少主，你的法宝真不少。”卫浪云道：“这只是开头，总掌旗，好的还在后面呢……”

伸头将下巴搁在窗槛上看热闹的皮四宝嘴牙笑道：“不稀奇，少主，这法子我以前也用过。”

卫浪云笑道：“别自鸣不凡，四宝，等下我用的就是你不曾用过的了。”

他等待着，直等到太叔上君笑得浑身乱颤，声嘶力竭，那笑声都几乎变成嚎哭了，他才懒洋洋的道：“弟兄们，歇会吧。”

手执鸡毛羽的两个汉子立即停手，他们虽是在进行这些轻松的工作，就这一阵，却也累出了一头的汗。

刚刚喘过一口气来的太叔上君忽然哑着嗓子叫：“卫浪云……你这个天打雷劈的畜生……野种……你有本事就解开我的穴道……让我们拼个死活……如此折磨人……算是什么英雄好……汉?!”

卫浪云“啧”了两声，道：“你还骂得出？很好，可见你还有不少精神，太叔上君，下面的好戏即将连台上演了！”

说着，他向古航独点点头，古狼独悄然白去，卫浪云又道：“现在，继续搔动他的尊足。”

两个“蝎子”弟兄奉纶旨，立即又开始行动，太叔上君又哼哼唧唧的呻吟起来，卫浪云回头道：“皮四宝，去弄碗人尿，你自己撒一泡或到茅坑去盛一碗全行！”

嘻嘻一笑，皮四宝道：“我自己来一泡吧，还是热的！”

缩回身去，一会后，皮四宝已手执茶杯一支伸出窗外，笑道：“行了，看，还冒气呢！”

卫浪云道：“你们四个人那个去接一下？”四人中，络腮胡子放下了太叔上君的一支脚，自告奋勇的过去皮四宝手中那支盛尿的杯子接了过来，大约的确那在冒气吧，络腮胡子接在手上，不禁扬起头，鼻子跟着耸动了几下。

皮四宝大笑道：“二胡子，香不香？”

络腮胡苦笑道：“大把头，这玩意那有香的？”

“噯”了一声，皮四宝一本正经的道：“你这就错了，没听过一首歌？‘妹唷，俺俩一头睡哪，掀开老棉被唷，乖乖，一股骚尿味啊……’，我这骚和她那骚是一个样子，有种与众不同的，撩人心簇的异味，你没体验过？二胡子。”

络腮胡子忙道：“是，是大把头这一说，果然有这么几分味道……”

卫浪云几乎笑弯了腰，道：“快拿过来，别再打诨了，伙计，你就将杯子执在手，拿稳点，等太叔上君张口大笑的时候，给他一滴一滴的朝嘴里倒。

一番话，太叔上君自也听得清楚，他不禁大大的恐慌了，

是的，在江湖上闯，水里来火里去，刀山油锅全不皱眉头才叫硬骨头，可是，就不能受辱，一旦受了辱，除非能以洗雪，便一辈子也别想抬头，眼前，太叔上君知道自己就要被迫“饮尿”了，而这尿只要一饮，他大半生的威名即将完蛋；先不提以后有没有机会和力量“找”回面子来，至少，将来道上会立即传开这件事——太叔上君，铁血会的首领喝下了“胡子”弟兄的小便，而这件事只要一传开，他就别想混下去了，却算异日他能同样的逼着卫浪云皮四宝尝他的“甘露”，他自己的颜面总也丢尽啦，况且，事实上他能否生还，大有问题，就叫他生还呢，他也清楚如今他这边的力量已大部被歼，再想重整声势对付人家，是难上加难了！

于是太叔上君突然呼吭大叫：“慢慢……哈哈……且慢……我有……哈哈……话说！”

卫浪云一招手，道：“停下来！”

当四名“蝎子”弟兄停手待命的时候，卫浪云问：“有何指教，太叔祖师？”

努力喘了口气，太叔上君咬牙道：“卫浪云……杀人不过头点地……你怎可如此……侮辱我？”

卫浪云冷笑道：“太叔上君，你聚众于干涧之内暗算我，又囚禁我于你的老巢之中，再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替‘皇鼎堡’当爪牙，残害‘蝎子’所属，妄想将我们宰净杀光，正如古总掌旗所言，你双手染‘蝎子’弟兄的鲜血，身上背负着无数的‘蝎子’弟兄的冤魂，今天，你所尝试的才只是你的罪恶报应百分之一，侮辱？这种侮辱还太轻了，你等着吧，看我怎生一丁一点的零刮了你！”

岂，他一仰头，叱道：“动手——。”

太叔上君惶急交加的大叫：“等一下！”

卫浪云冷冷的道：“你还有什么花巧？”

太叔上君道：“要怎么样——你才可以免掉我这种羞辱？”

脸上展开一抹古怪的微笑，卫浪云慢吞吞的道：“可是，你已有了腹案？”

窗里的皮四宝叫道：“少主，管他妈拉个巴子什么玩意，先给他尝了这一泡热尿再说！”

太叔上君迫不及待的道：“卫浪云，你听我说……我答应你无条件归还你的兵器行囊，再发誓永不与你及你的盟友为敌，这样总可以了吧？”

沉吟了一下，卫浪云道：“还不够。”

呆了呆，太叔上君惊恐的叫：“还不够？卫浪云，你想清楚，这在我来说，业已丢人丢到家了，你还要你怎么样？跪在地下喊你爷？！”

徐徐笑了，卫浪云道：“这倒用不着，除非你还得答允另一个条件，否则，这泡热尿你是免不掉要尝试一下了！”

瞪大了一双牛眼，太叔上君惊疑的问：“另外一个什么条件？”

卫浪云平静的道：“废掉你的武功！”

尖啸一声，太叔上君叫道：“卫浪云，这样你还不如杀了我！”

缓缓一笑，卫浪云道：“你想清楚了，如果你不答应，也丝毫影响不了我的决定；尿要照饮，刑得照受，末了，只要我愿意废掉你的武功，或者想取你老命，也一样施行不误，到那时，你羞辱也尝了，痛苦也尝了，该怎么样仍得怎么样，岂

不吃亏太大？”

蓦然狂号着，太叔上君疯了似的尖吼：“你杀了我吧……你快杀了我……”

摇摇头，卫浪云道：“我才不呢，太叔上君，我要慢慢的整治你，杀了你对你来说，实在是便宜得太过份了！”

静默下来，太叔上君闭上了眼，好一阵子，才麻木似的道：“好——就依了……你吧！”

卫浪云笑笑道：“这才是俊杰，识时务！”

顿了顿，他又道：“其实，你这样选择乃是明智不过的，在江湖上混，尤其混到你今天的地步也算不坏了，何不落个全身而退，武功没了正好找个地方安心下来享福，再也不会有的麻烦找上你，犯不上搞得受侮辱。又背上个臭名到最后仍得完蛋大吉，而象我这样做，实在也是宽容大量到了极点，以‘蝎子’方面的意思恐怕就不零刚了你大碎八块，这种便宜你不马上接受，岂不呆得透顶？”

浑浑噩噩的，太叔上君道：“我业已落到这步田地……还有什么好说的，反正，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卫浪云道：“太叔上君，首先，我的兵器及行囊加上坐骑是怎么个还我法？”

太叔上君怔怔了一会，沉重的道：“由我写一封信，你派人去取就行。”

卫浪云道：“如果你的手下不肯给呢？如今是‘妖驼子’卜敬之在守窝呢？”

叹了口气，太叔上君道：“他们不会不给的，信上，我会盖上的我的印记——用我的肘节，肘节上有块凸疤，疤上面有突出的痕块，还有几条纹线，只要见了这个印记，卜敬之

就晓得是我的心意，他一定会遵命交还你的东西……”

卫浪云笑道：“这却是个好法子，连伪造也不容易。”

太叔上君暗淡的道：“天下聪明人并不全在你们这边……”

卫浪云道：“不错太叔上君，我们这边只是较多一点而已。”

他一眯眼，又道：“等放你走了以后，你赌咒决不再和我们为敌?!”

太叔上君喑哑的道：“你废了我的武功，我还拿什么与你们为敌?!”

笑了笑，卫浪云道：“我是说，你也不兴风作浪?”

太叔上君愤怒的道：“我说不就不!”

卫浪云道：“希望你这次是真心的，姓太叔的，下次我们再在这种场合上见了面，大家就不好看了!”

拉着，他一挥手：“先架他进去写信!”

四名“蝎子”弟兄回应一声，吃力的将太叔上君抓起，转向前面的房屋，这里刚刚抬走，皮四宝已咕哝起来：“少主，太叔上君这杀千刀的又没有个闺女嫁你，你对他就这么开恩法？真是的……”

卫浪云深沉的道：“你没往深处想，四宝。”

皮四宝不服气的道：“我怎么没往深处想?”

卫浪云呈了口气，道：“四宝，杀戮已经不少了，血也流得够了，而一个有力的敌人须加固以歼灭，但若这个敌人已失去了力量，我们就不必非要取他的性命不可，这样做，并没有什么益处，反之，不也显得我们的宽宏大度？至少，他总算还留着一命，还有感触，还有知觉，还可以享受人生，既

然这个敌人已不足为敌，便留着他又什么不可以呢？”

悻悻的，皮四宝道：“但他是元凶罪魁一下！”

卫浪云一笑道：“是的，可是他也付出了代价——帮众的死亡，基业的溃散，本身力量的丧失，四宝，这些代价全身血淋淋的够重了够惨了，我们不能学对方，难道事事非要赶尽杀绝不可么？”

咕哝了几声，皮四宝喃喃的道：“我，我说不过你……”

笑笑，卫浪云道：“四宝，有理才不让人，你没有理，自然就难以争执了。”

这时——

古航独自屋角那边转出，汗涔涔的道：“少主，东西找来了，可真叫难找！”

皮四宝愕然插腔：“总掌旗，看你满头大汗，专找的啥玩意呀！”

古航独举举他两手所执之物，一支小瓷罐，另一小木盒子，道：“一小罐糖浆，另半盒是蚂蚁！”

转瞧卫浪云，古航独笑道：“这两样玩意可麻烦了，糖浆还比较容易，蚂蚁就难了，屋角柜底，院落田郊，搞了老半天才捉住这一点还亏了我这一双夜眼，换个人怕连一支也捉不到呢……”

拱拱手，卫浪云道：“多亏你了，总掌旗，用不上啦！”

怔了怔，古航独道：“用不上了？为什么？”

皮四宝奇怪的问：“什么用不上了？这两样玩意是要做啥用的？”

卫浪云解释道：“本来我已想好了整治太叔上君的过程，第一步搔他的脚心，使他笑得声嘶力竭，然后灌他的人尿，第

第二步，接着剥光他的衣服，将糖浆抹到他身上，再把蚂蚁往下一倒，蚂蚁吃糖，顺便啃啮他的肉，那种滋味，痛不死，却难受到了骨子里，听过一句话：万蚁钻心？就是这个享受了；第三步，我吊他起来，却只吊他的两支大姆指头，还叫他的脚是刚好沾地，于是我们开始推他晃秋千，那么一幌，啊哈，他就会连眼泪也晃出来啦，我们晃他一阵，再倒吊全他过来，这一次专吊他的两支大脚指头，却不晃他了找点猪油抹在他上半身，再抓几条饿狗来，饿狗嗅有猎油味，自会扑上去咬，这咬，就连油带人肉一起上了口，太叔上君太更好受啦……”

伸伸舌头，皮四宝道：“好家伙，少主，你的鬼名堂还真不少，比我能想出来的更多，光听着，业已叫人心里发麻啦……”

古航独问道：“但是，为什么又不用了？”

卫浪云笑道：“因为太叔上君已经服贴了，总掌旗。”

接着，他便将方才如何对付太叔上君的经过述说了一遍，古航独闻言之后颌首道：“这样是最好不过了，少主。”

皮四宝忙道：“总掌旗你也赞同少主的做法？”

古航独正色道：“当然，为什么反对？”

皮四宝呐呐的道：“我以为太便宜了这厮……”

哼了哼，古航独道：“要惩罚一个人，并不是非要取他的性命不可，有很多方法叫他痛苦，少主所使的就是这些方法中的一个，太叔上君将要在他终生的岁月来懊悔他此次的错误行为了……”

皮四宝连连点头道：“不错不错，他会窝囊一辈子……”

古航独冷冷的笑道：“等你能将什么事全看透澈了，皮四

宝，你就算真正长大了。”

脸皮一热，皮四宝讪讪的道：“这个……呃，其实，总掌旗，我也蛮精明的……仅仅比你老人家差上那一点点而已……”

古航独笑骂道：“泼皮！”

卫浪云低声道：“总掌旗，还烦你至前屋替太叔上君解开穴道，他要写封信给他老窝里的手下，嘱他们交还我的兵器行囊及马匹……”

点点头，古独航：“好，我这就去。”

当古独航离开后，皮四宝低声道：“少主，村那边‘花子帮’与‘皇鼎堡’遗孽们的拼战，你看情形如何？要不要我们这边去人援助？”

摇摇头，卫浪云道：“不用我们来帮忙，‘花子帮’的弟兄们包管能打赢‘皇鼎堡’那些野种，他们这边一失利，那边也就一定撑不住！”

皮四宝道：“还希望田二爷不要追齐刚那老五八追出毛病来才好！”

卫浪云笑道：“你放心，我二叔不是白痴，他老人家业已精得出油了，岂会上齐刚的当？如今齐刚只怕逃命还来不及呢……”

翻翻眼珠了，皮四宝忽然感慨万千：“唉，这种血染的日子，委实也有些叫人过腻味了……不是咱们追人，便是叫人追咱们……”

耸耸肩，卫浪云道“比较一下，还是咱们追人来得强；不过，如果我大叔所率的大军尚不及时赶到，以后的鏖战，恐怕就被人追的成份大了，到了那时，你小子再感慨也不迟！”

皮四宝喃喃的道：“妈拉个巴子，想想也有点发毛哩……”

卫浪云岔开话题，问：“陶辉你可已替他先行推拿过了？”

皮四宝颌首道：“方才曾替他推揉捏拿了一番，虽尚未醒，气已顺畅得多，脸上也有点血色了。可真叫险！”

卫浪云正待回答，远处的暗影中，一个人业已有如巨鸟般飞掠而来！

皮四宝立即大喝：“什么人？！”

卫浪云目光凝聚，摆手道：“是田二叔！”

对话间来人已凌空落下，果然正是方才去追杀齐刚的“百窍心君”田寿长了！

趋前两步，卫浪云忙问：“你老没事吧，二叔？”

田寿长面露疲惫之色，他呈了口气，道：“还好。”

卫浪云又问：“齐刚那老狗呢？二叔可追上他！”

摇摇头，田寿长道：“没有，吃他窜到村南那边的一片密林里，林后便是起伏崎岖的岗脊地带这一人去，就不好找啦……”

卫浪云叹道：“所以一个被逼急了任什么颜面也可以不要，就说齐刚吧，他身为天下武林四位霸主之一却也在情况不利之下丢弃他的同路人而逃之夭夭，连丝毫尊严也不顾了，一个名声这么隆的武林人物是不应该这样的……”

“喔”了一声，田寿长道：“小子假如你以为每个武林中人都似你二叔我这般骨气，你就错啦，似齐刚这种人，还不是因势造就的狗熊？他懂得屁的尊严！”

笑笑，卫浪云道：“二叔去过村后坡地那边了？”

田寿长点头道：“追丢了齐刚我就转过去了，那边也恰好